

三代人的
轿车梦
一段风流
几多情

殷慧芬长篇小說系列



汽车城

CHONG QING FENG
SHANGHAI DASHUO WANG SHI
WANG SHI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汽车城

殷慧芬 著

AM X7AO 876UO X7 L7E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汽车城/殷慧芬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2

ISBN 7-5354-2316-7

I. 汽…

II. 殷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940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十堰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62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94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I·1783 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江曾培

工业题材文学的新成就

工业题材的作品，在我国文学创作中，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。即使像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大城市，写工业作品的作者也比较少。五六十年代，上海出现过一批工人作家，他们的作品，集中反映了工业战线的生活与斗争，展现了产业工人的生态与心态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，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鲜气息，引起社会广泛注意，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“新生事物”。然而，尽管这些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但并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力作。在文学的总格局中，有分量的作品，多为农村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，如现在人们还经常提到的“三红一创”，即《红旗谱》《红岩》《红日》和《创业史》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，作家以多元的审美方式反映生活，作品的题材与风格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局面，文学园地万紫千红，繁花似锦。但是，这当中，工业

题材的作品也仍然显得薄弱。比较引人注目的，是蒋子龙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，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“开拓者家族”。不过，呼应者与后继者不多。较之大量反映农业改革，展现农村生活的作品来说，还是势单力薄。许多作者，包括新时期文坛上特别活跃的“五七”作家与知青作家，他们的作品，或多或少、或重或轻都与农村生活有着瓜葛，而很少涉及工业领域。

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较多较好，是符合客观规律的。我国以农立国，农村的状况如何，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。我们的作家与农村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，不要说那些出生于老革命根据地或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作家，就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，大多也以不同方式在农村生活过，或蹲点，或插队，或“流放”，或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作家们对农村比较熟悉，农村生活成为哺育他们的一块丰腴土壤。相对说来，在工厂生活过的作家就比较少，他们大多对工业比较陌生。同时，农村对创作来说，也确是汲取诗情的“广阔的天地”。浓郁的民俗民风，紧密的人际交往，美好的自然景色，都较之工厂更能入诗入画。写工业，有所谓“车间文学”的枯燥，写农业，则尽得“田园文学”的韵致。所有这些，都使得农业题材的文学较之工业题材的文学发达。

然而，时代的发展，需要我们改变工业题材文学薄弱的现象，加强这方面的创作。应该说，题材只是文学反映生活范围的一种类别划分，并不决定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。作品不论是写工业题材、农业题材或其他什么题材，都不是为了去具体诠释某个行业，而都是为了写人，写人性、人情、人欲，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，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影响社会生活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题材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载体。过分强调它是不必要的。但这不等于说，题材可

以不加考虑。由于题材出自生活，不同的题材对于作品内容的表达是有着不同意义的。所以，鲁迅强调“选材要严”。就整个文学格局来说，现在所以要特别重视一下工业题材的创作，一方面，是由于它本来比较弱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，是由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，正在加速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过程。它所引起的生产关系、管理方式以及人们价值观念、生活习性的变革，最具冲击力。深入精当地表现这方面的生活，无疑最有利于展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，展示我们社会生动活泼的主潮，展示各阶层人们的命运、精神、心理在社会变革中的升沉起伏。工业题材可以说是反映当前变革生活的一个聚焦点，理应得到更多作家的关注。

默默地在这面积蓄力量的作家是有的。殷慧芬就是一位。她是个“老三届”，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当工人，八十年代就开始创作，应该说也是个知青作家。然而，当年知青的主流是上山下乡，以至后来的知青文学也特指那些写农村的作品，未能容纳留城进厂的知青作品。这固然由于留城进厂的知青是少数，反映工厂知青生活的作品更少，引不起社会的关注；同时，不能不说也与对工业题材的作品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有关。因而，尽管殷慧芬勤奋地在写，从多个角度表现了“文革”中留城进厂的知青生活，表现了进厂知青周围的人与事，写得有声有色，精彩跃动。按茹志鹃1993年在给她第一部小说集《欲望的舞蹈》作“序”中所说，殷慧芬“突破了车间文学，也突破了以前写工人的文学”，但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“重视与扶植”。好在殷慧芬宠辱不惊，我行我素，坚持在工业领域里耕耘。现在，她以多年的积累，奉献出长篇小说《汽车城》，超越了原有对工厂知青生活的描绘，以细腻的笔墨和雄伟的气势，展现了上海汽车工业的艰难起飞，以新的文化理念，描述了人性、人

情、人欲在工业发展中的冲撞，传递了我国社会变革的最新信息，塑造了众多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人物，为我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页新篇章。它既是作者创作的一个新突破，也是我国工业文学的一个新提升。《汽车城》裹挟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学创作的双重成就，向伟大祖国五十周年致意。

引起惊喜的新文化理念

《汽车城》写的是上海一家中德合资的轿车工厂——俊友汽车公司，1987年至1995年期间，在建厂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矛盾。这些矛盾错综复杂，有中方与德方的矛盾，有厂方与上级乃至中央领导部门的矛盾，有合营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矛盾，有主厂与配件厂的矛盾，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，有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，有利益上的矛盾，有认识上的矛盾，有生产上的矛盾，有经营上的矛盾，有制度上的矛盾，有方法上的矛盾……作品所表现的，就是这些矛盾的发生、发展、解决，再发生、再发展、再解决的过程。常言说得好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。没有大的矛盾，恐怕也不会有精彩的世界。有些人喜欢搞无冲突论，作品或水波不兴，或杯水风波，这自然不是绝对不可以，但文学的大树，特别是好的长篇小说，在无冲突的土壤中是肯定长不起来的。《汽车城》正是没有回避尖锐复杂的矛盾，显得有声有色，撼人心魄。尽管其中的许多矛盾互相纠缠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以至有时给人一种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的感觉，作者依靠对生活的熟悉，有胆有识——化解了这些矛盾，终于把作品领入了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境地，成功地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“汽车城”。

作者的胆，在于勇于面对矛盾，立在生活中的根基较深。

作者的识，在于善于分析矛盾，站的思想视点较高。

这个视点，就是在作品中以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审度一切。

比如，如何看待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，开始也是有争议的，有人认为，我国应重点发展生产用的卡车，不宜搞轿车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品。“现在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道路都让资本主义轿车占了，而且一不小心，无产阶级就被资产阶级轿车撞死”。这自然是“左视眼”的看法，但说服它也有个过程。作品没有就事论事，而是把轿车工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格局中来考察，显示了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，符合人民利益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历史的必然。

更引起议论的，是与德国人合营制造飞云牌轿车。老工人潘荣根，对他成为俊友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儿子潘树德说：“这个俊友的飞云车，我看是卖国车。三十年前我们就有自己的浦江牌了，想办法把浦江牌搞好么。你当心以后有人算账，骂你是卖国主义。”与外资合营企业，到底是卖国主义，还是爱国主义，这一论争现在似乎已经清楚了，但当时确是飞云牌轿车上马的一个重要思想阻力。特别是合营过程中，由于对质量的要求不一致，德国人坚持他们的高要求，以致有些人，认为这样“让德国人说了算”，有损我们民族尊严。怎样看待这一问题？作品通过当时的总经理郭大林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搞轿车，我们还是小学生。我们要搞世界公认的水平，就是要德国人说了算。然后才有中国人说了算的资格。”在自己技术不行的情况下，这种先做学生，后做先生的做法，是真正维护民族尊严的。尊严，不是空洞的去争一个虚荣面子，而是要化为自强不息的动力。

自强的结果，就会很快成为先生，不再只“让德国人说了算”。俊友公司中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了自己奋发图强的志气。后来，在一项基础工程中，后任总经理潘树德集中大家智慧，利用熟悉上海的有利条件，否定了德方提出的方案，提出了自己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尽管德方开始寸步不让，但由于“上海方案”确实先进，德方最后也不得不接受。民族自尊，表现在面对强手，该说“不”的时候，也要勇敢地说“不”。

经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德合营的俊友公司壮大了，意欲进一步兼并原来的浦江厂。这又引起一场思想交锋。有些人认为，飞云牌“吃”掉浦江牌，就是德国人“吃”掉上海人，这样还要不要民族工业？这自然又是一个大问题。问题是民族工业的内涵在发展，在变化。那些由民族资本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，也属民族工业之列。飞云牌“吃”掉浦江牌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外国工业吞掉了民族工业。然而，这道理要说服像潘荣根这些把美好年华都献给了浦江厂的人们，是很难的，他们“死也要保住浦江车”！这就是原有感情与新现实新理念之间的矛盾。作品并没有简单地以理斥情，而是体察其情，晓之以理，将可贵的民族感情从狭隘的理性束缚中，引导到开放务实的河流中去。

还有，中德合资，双方既存在利益的矛盾，同时也有利益一致的地方。甚至可以说，同大于异。否则，就不会走到一块来。比如，在加速飞云零部件国产化问题上，按一般想象，总以为只有中方积极，德方是消极乃至抵触的。实际上，德方不比中方少着急。因为，飞云零部件的利润是有限的，长期依靠德国进口，会限制飞云车的发展，倘能迅速实现国产化，飞云车的产量就会猛增，大大扩充它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。这才是德国人看重的地方。所以，德国人

施盖纳说：“在国产化问题上，我们同中国伙伴是同心同德、利益与共的。”应该说，这是真心话。就是这个施盖纳，也忠诚希望中国人在俊友公司中多出自己的人才。因为，“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，就应该是中德两种文化的结合，而不应该仅仅是德国的翻版”。这里，体现的是一种国际企业家的胸襟。高科技的发展，使全球走向经济一体化。用全球意识审时度势，方能高屋建瓴。这也是《汽车城》中流动的新文化理念。

文学是要以形象表现生活的。思想、理性、倾向，都要寓于形象之中。按恩格斯的说法，就是作品中的倾向，都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上面抽取的一些思想、理性，应该说都是从《汽车城》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。这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。文学要讲形象，但不可忽视思想。没有思想的形象是苍白的。阿·托尔斯泰说：“艺术——这是思想引起的喜悦。”《汽车城》在展示新时期生活的矛盾斗争中，与僵化狭隘的观念揖别，流淌着一种新思想新理性，如关于维护民族自尊问题，关于开放、务实问题，关于全球意识问题，以及在一切方面都贯穿着的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问题，以其新鲜性、尖锐性，给人以惊喜。《汽车城》也因此显示它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

小说的基本审美对象是人。小说需要活生生的人物，长篇小说更是如此。《汽车城》这座“城”，归根到底是靠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支撑的。俊友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郭大林、潘树德，郭大林的妻子樊玉绣，儿子文彬、文翰，潘树德的父亲潘荣根，妻子汉梅，早年恋人肖菊妹，儿子欣荣，

女儿欣华、欣明，老干部万辅成、金鑫，变速器厂厂长杭天飞，高干子弟张南方，记者张小章，以及德方副总经理卡尔，质量总监斯泰尔等，都栩栩如生，给人留下印象。其中特别成功的，像郭大林、潘树德、杭天飞这些典型形象，出色地丰富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画廊，作品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，主要从这些艺术形象中喷发出来的。

潘树德等这些人物形象，都是些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说“熟悉”，是他们身上有着改革开放年代人们的许多共性。说“陌生”，则是他们身上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。在殷慧芳的笔下，这些人物身上又都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。郭大林，出身名门的汽车专家，作为首任总经理，对俊友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尽管他宵衣旰食，殚思极虑，但夹在中德双方之中，好多事情处于上下左右不讨好的局面，以至不时蒙发归隐林下之思。然而，林下未及归隐，不堪重负的各种矛盾，加以儿子出国逾期不归，爱妻身患绝症，使他猝然倒在德国举行的董事会会场上。潘树德，较郭大林精明强干，在各种矛盾中周旋自如，左右逢源。作为继任的总经理，有效地将俊友事业推向了前进。但是，尽管他事业上一帆风顺，个人生活上却有着诸多的不如意。对早年恋人菊妹的始乱终弃，使他长期受着良心责备。妻子汉梅与他貌合神离，最后离他而去。一个女儿自杀，一个儿子出走。“他这部成功的战车无奈地碾碎了他自己的生活”。杭天飞是位“女强人”，事业上有成，但“连儿子的心都留不住”。在公众面前，风风火火，坚强自信，私下里，却流着泪无声地舔吸着自己的伤口。

郭大林、潘树德、杭天飞们，都是好人，正面人物，甚至都可以称为英雄人物。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，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功臣。人们通常不会把他们和悲剧联系在一

起。实际上，具有悲剧性质的人物，恰恰都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伟大的、先进的、善良的正面素质。因为，只有拥有正面素质的人，他们的不幸与磨难，方能引起人们的悲哀与同情。倘若一个人丝毫没有正面素质，他的命运即使是不幸的，也不能成为悲剧人物，而往往是喜剧性的。所以鲁迅说“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，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”。

殷慧芬自踏上文坛开始，她笔下的人物，都是具有正面素质的好人。这表明殷慧芬以她善良、温馨的心灵在观察社会，观察人生。世界上总是好人占多数。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今天，人性的美好方面更日益得到张扬。同时，殷慧芬又总是给她的人物或多或少的染上一些悲剧色彩。像过去写的，《厂医梅芳》中的梅芳，《迷巷》中的茹菲，《欲望的舞蹈》中的惠子等，生活中和心灵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难。不过，这些人物多是工厂中的青年女工，多是弱小人物；如今《汽车城》中的潘树德们，则多是强者，多是握有一定权力的男女，殷慧芬仍然给他们以悲剧色彩，则又反映作者对社会、对人生观察的清醒与深邃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，人生不可能完美无缺。在旧中国，广泛地存在着“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”，正义的社会力量，经常受到非正义社会力量的压制，因而酿成众多的人生悲剧。在新社会，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后的今天，“一切都翻了个身”，这种悲剧性的事件在减少。但是，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，人生还是难于避免痛苦和不幸的。就《汽车城》中的描写来说，郭大林们的悲剧突出的来自两方面：一是人物自身的缺陷。郭大林虽然为人刚正，但文人气息过浓，不谙领导艺术与官场城府，难免生活中处处碰壁，常驻愁城之

中。潘树德拥有领导才干，郭大林所缺少的，正是他所富有的，因而他工作上春风得意，但个人权欲过重，以至伤害了个人情感生活，失去了亲情温暖。这就是所谓性格悲剧。二是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。潘树德原不想抛弃早年恋人肖菊妹的，但顶不住顶头上司万辅成的利诱，吞了苦果。杭天飞与大老李两情相悦，本可以建立他们的美满生活，但迫于四周的流言蜚语，杭天飞只能永远做她的“寡妇”，大老李则永远做他不和谐婚姻的殉葬品。人都处在一种社会关系之中。人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。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，少不了他人之助，也免不了他人之累。不可笼统地说什么“他人是地狱”，但人的痛苦与不幸，有些确是他人造成的，尽管其中不一定有坏人蓄意作祟。这种由于人际关系形成的悲剧，是否可以套用为境遇悲剧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，从人物的思想性格上，从人际关系上，发掘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，较之以往主要从敌对势力的破坏上寻找根源，似乎更具现实意义。

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

殷慧芬文笔细腻优雅，情调温柔委婉，作品呈现一种柔婉之美。由于作品主人公多具悲剧色彩，柔婉美中又飘荡着一种凄迷氛围。读她的作品，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情节，可以感受到一种清幽哀怨的意境，一种独特的风格美。《汽车城》仍保持这一艺术特色。

突出的表现在她善于以诗意的语言，状物叙事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。比如，当少年潘树德情窦初开，趁肖菊妹为人添水时，偷窥她乳房的耸动，作者形容道：“少年的心犹如春天的田野，疯长着欲望的野草。”形象而优美。当潘树德

先乱后弃，迫使菊妹后来与潘家完全断了联系，作者形容潘家自此对菊妹的名字，保持沉默，“仿佛生活中从来没有她。这是栽在每个人心中的荆棘。”形象而深刻。当菊妹晚年听到自己心爱的女儿潘欣华的说话声，可相见却不能相认时，作者形容她此时的心情：“多年来的牵挂、思念、母爱，爬山虎一样，一寸一寸地爬上心的墙头，最后覆盖了她全部心房。”形象而充满感情。而当潘欣华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，领略了生活的多艰，一下子似乎长大了，作者用她梦见自己成为一个破茧而出的飞蛾来形容她的蜕变。形象而蕴藉。至于对温柔妩媚的玉绣的描绘，说她具有一种陈旧的典雅，“仿佛是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过去的淑女”。形象而别致。作者通过这些诗意的描述，营造出一种沁人心脾的柔美雅致情调，体现了殷慧芬创作上一贯的阴柔风格。

然而，《汽车城》毕竟是描写现代大工业的小说，俊友公司的诞生与发展，贯串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冲突与思想冲突。表现这些针锋相对，波澜起伏的冲突，如质量之争，“上海方案”之争，国产零部件的价格之争，需要一种雄伟的笔墨。可贵的是，作者在这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才华，她淋漓酣畅地写了这些动人心魄的斗争，写出了大场面，写出了大气势，从而为作品贯注了一股阳刚之气。这样，《汽车城》既富“晓风残月”的柔情，又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情，既委婉凄迷，又雄浑昂扬。这种刚柔相济的风格，显示了作者在艺术追求上的新突破，是作者的又一次的“破茧而出”。

加拿大人阿瑟·黑利于1971年写过一部《汽车城》。它与殷慧芬的《汽车城》，同以汽车工业为题材。但由于国度不同，年代不同，作者不同，两个《汽车城》的内容迥然有别。黑利的《汽车城》，以美国汽车制造业中心底特律为背景，它所反映的汽车生产规模更具气势，在写法上，主要是

一种通俗小说的写法。殷慧芬的《汽车城》，更注意人物的刻画，内涵的发掘，意境的营造，美学的追求。在文学性上，不让黑利的《汽车城》

内容简介

此小说真实而细致地刻录了上海俊友汽车公司艰辛的成长历程，讴歌了几代中国人为圆一个轿车梦所付出的泪水和辛劳。

以轿车为轴心，新旧观念的大碰撞、商场上的唇枪舌剑、厂房里的论争、家庭中的恩爱纠葛在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再现。由此，轿车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名词，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、厚重的内涵。

小说气势恢宏又不失轻灵；文字洗练且颇具艺术张力；心理描写细腻到位，是一部难得的佳作。





作者简介

殷慧芬，1949年生于上海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中、短篇小说集《欲望的舞蹈》、《纪念》、《屋檐下的河流》、《吉庆里》和散文集《门栅情思》、长篇小说《苦情三部曲》等。

责任编辑：尹志勇
封面设计：王祥林